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容膝軒文集卷八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書

答鄭雲仲孝廉

承示所論安侍御事義正而詞嚴思深而慮遠當輿論
波靡之時而有翹然自異如足下者雖固陋如僕安得
不頻首以相從也抑僕尙有疑者足下所誅侍御之心
也夫使侍御之心而果希冀將來之福澤逆料今日之
必無禍患而因以進其離間之說則侍御誠不免爲小

人之尤而足下之論亦可謂之見微知著者矣如使侍御之心但憂和議之誤國而因大聲疾呼以啓太后之聰使朝廷得一意主戰以庶幾時局之猶可挽回則是侍御之心不可謂不忠而其言固他人之所不敢言者君子與人爲善足下之論得毋深文周内近於莫須有之冤獄而使懷忠者無容身之地乎侍御之行誼見稱於流輩而其心未嘗出以示人足下與僕皆不能知之姑懸此說以待異日之論定無爲斷斷而相爭也

答某甥書

昨接來書附以箴語陳義既高進德尤勇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甥之孟晉過古人遠矣至謂不廢科舉中國政治必無進步大言炎炎聞者昨舌今之科舉本爲古法習非所用名存實亡將來學堂林立人才遞升改絃更張乃意中事若遂鄙薄科名羞與噲伍士各有志固難相強先考有靈恐不謂然近世文人醉心西學倍根笛卡奉若神明尼山鄒嶧視同學究按之事理詎可謂平民權之說尤爲亂階貴賤交爭基回互戰夷酋殘忍柄乃下移中朝仁愛抑何取焉竊謂治

國之道猶治水然去其壅塞水乃暢流中國積弊上不
在君下不在民嗟我士夫實尸其責匡坐讀書自命忠
義一行作吏廉恥道喪苞苴之納視爲固然貪墨之刑
廢而不用國事敗壞遂至於斯沿流溯源良由祿薄身
家不給遑恤其他雖有清操獨立誰助若厚養其廉恥
而嚴懲其貪墨清濁旣分黜陟斯當天下之事庶可以
循名而核實乎否則科舉所收固爲國蠹學堂之設亦
養漢奸猶吾大夫何益於事議院紛擾更無論已要之
中國雖弱尙有可爲定傾扶危匪異人任河清難俟朝

政方新翮然來儀有厚望焉

再答某甥書

來書論辨鋒起與僕所言若冰炭然勇矣哉甥之自信也僕生平不喜爲過高之言常憫康梁之徒放言無忌大之足以亡國小之足以覆宗蓋暴戾之氣與殺機相感召其理有不爽者竊不自量欲斟酌於中西新舊之平以救其弊而才力不足以充之詞旨淺近知非吾甥所樂聞以吾甥之親暱不敢終悶其愚故復略而言之今天下要政在於使農工商各精其業而皆淵源於士

朝廷蓋亦見及於此而徧設學堂以造就之矣其收效之迂緩僕以爲官吏不廉之所致故前書有重祿之議而吾甥謂不廢科舉雖重祿無益遂毅然不試以踐其言異哉何吾甥惡科舉之深也僕以爲科舉者由鄉學而升國學蓋詢事考言之遺制耳自學官失其職而士習日趨於卑陋朝廷所得大抵空虛庸劣之徒如甥所譏者固不乏其人然中國之大未嘗無一二奇偉之士出乎其閒至於通達時務能爲國家興教養捍患難者尙多有之徒爲私計所窘混混與俗吏無別故僕謂朝

廷宜養其廉而懲其貪以漸收綜核名實之效而吾甥
概以木偶敗絮視之得毋見目前諸人之淺陋而遂疑
科舉中之必無人才乎至謂愛國之士雖妻子飢寒有
所不恤此惟臨大節則然耳若尋常供職之時漠視家
人之呼號而不爲之所恐非人情所宜有也且甥所謂
愛國者果何如人哉農工商之專精者歟抑亦務其大
者遺者歟夫農工商誠富強之本然士之爲學究與農
工商有異古之時文字簡略然舉夔益稷之倫尙有嘉
言傳於後世況以今世之士而更有愛國之心必非尋

塞不文者可知其於國家治亂興衰之故必心能知之而口能言之而吾甥謂其不嫻於科舉之文殆過慮也如第專精於農工商之業而於治體無所通曉此其人在畎畝市肆之間自有位置至於公卿大夫之位朝廷必擇其尤異者而後授之其不能盡廢詢事考言之典又可知也甥所惡於科舉者恐士子不肯專力於學堂耳夫中國何嘗無學堂自國學以至家塾皆學堂也學中之官師卽教習也科舉卽學堂之比校也但以積習之相沿久已存其名而亡其實而時勢之遞變不得不

舍其舊而謀其新故又有偏設學堂之舉然西學之流入中國久矣士之未入學堂者豈無能通其學者乎其入學堂者果能盡爲有用之學乎夫事有大小材有短長巧者創其器智者通其理士固有有用之用亦有無用之用未可以一格繩之是以孔子不如老農老圃而門弟子之貨殖者自子貢以外無聞焉蓋亦通其理而已向使孔子生於今日其於訓農惠工通商之政必采西法汲汲然振而興之此可信者也謂必驅天下之士盡學農工商之學而舉中國制度文物之繁綱常名

教之大一一掃除而更張之此必無之理也然則士生於今日但當兼收並蓄以勉爲有用之才而已何必痛恨於科舉而急欲廢之哉且科舉之不能遽廢亦固有說方今公私匱乏各州縣之學堂非數年不能有成而人才之造就又非一朝一夕之效朝廷望治孔亟此數年中能坐待學堂人才之出而後取而用之乎士之伏處於下者抑亦有懷抱利器而迫欲一試者乎以己之少壯而忘人之遲暮見一二人之不通西學而謂天下皆無用之人此一偏之見非通人所宜有也今世所詆爲

至無用者莫如經義詩賦然其爲效尙足以得奇偉之
人才其最下者雖空疏迂腐然其言論丰采亦往往有
異於庸人此亦所謂無用之用也朝廷知今日之時勢
非多得有用之士不可而學堂又不能速成故亟變科
舉之制使脫然於經義詩賦之範圍以暢其心之所欲
言又開經濟特科以羅致之此其求賢之意不可謂不
殷而其道不可謂不備有志之士宜無不彈冠相慶者
吾甥自命爲愛國之士又未嘗不嫻於科舉之文徒以
意見不合決然舍去反謂國家厭棄志士使之老死而

無聞不亦厚誣朝廷之甚耶至於格致之學西人所得如是其博大精深僕亦何敢有輕蔑之意但其間有有用者有無用者有艱苦而不易學者亦有迂闊而不必學者彼爲其創我爲其因正不容以無辨竊怪今之愛西學者推崇過當譬愛西子之貌并其唾溺而亦愛之徒使守中學者啓門戶之爭而志新學者興望洋之歎故欲略爲區別以審去取之宜而偶舉測黑子探冰洋以爲例夫以西人之巧探測至數十百年之久而其成效尙在依稀恍忽之間此豈華

人所宜學者僕以夸父愚公擬之殆不爲過而吾甥動
色相戒一若大人聖言之不宜狎侮者甥於中國之科
舉官吏則極口醜詆不遺餘力至謂金馬玉堂衆人所
視爲榮耀者乃國家極傷心之事使僕幾無地以自容
獨於西學則雖其迂闊而寡效者亦愛之護之惟恐不
力何好惡之偏一至於此此眞僕所不解者也夫愛國
之義與尊王相表裏我朝根柢深固不易動搖進步雖
遲成功則一惟少年好事之徒倡爲平權自由之邪說
以煽惑人心內亂紛起外侮乘之或不免於意外之變

此唐才常之徒所馨香禱祀以求之者吾甥慎無助其焰而揚其波也

與端午橋制軍

榮商告歸後足不出里門見閭閻陋自我公建節兩江曾未能獻一得之愚爲幕府興利除弊之助雖分位宜爾亦自愧其學之疏也乃者因鄉里之私願有所陳於左右惟我公裁擇焉伏見近數年來海濱居民生計日蹙雖太平無事而常鯁鯁焉有朝不謀夕之憂蓋外人取精用宏而內地之民力不足以抵制之此殆大勢所

趨莫能驟挽而亦有人力可以補救者則長江之米禁也榮商於壬寅冬在侍讀任內曾有請開米禁之奏蓋閩浙兩省產米不多全賴商船由長江運米源源接濟故以禁之爲非便其時署江督張公蘇撫恩公覆奏略言裏下河一帶本爲產米之區歷年由寧波釣船裝赴閩浙兩省售賣農民稍獲餘資市面賴以活動此本有無相通農商交益之正理上年四月因邵伯鎮窮民搶米滋事前督臣劉坤一電飭常鎮道停給米照暫行封禁出口近日鎮江米價又漲至六圓以上小民食貴堪

虞俟米價稍平擬卽酌量開禁以順商情而恤民隱由二公之言觀之則米之不宜久禁明矣至於禁米之故聞係江都某紳與米商爭四明會館之地以致積不相能故藉搶米一事而封禁之蓋以備荒之說爲閉糴之謀此說旣行故雖米價稍平卒爲紳民所持不復開禁自是以後米市蕭條船商輟業沿海少米之處人心惶惑而農民亦呼應不靈一遇偏災流亡載道蓋貨物貴於流通我以所餘餉人人亦將以所餘濟我故東西各國專重通商閉塞太過其應爲潰決前年大水爲災未